

舊唐書

七



唐書志卷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  
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  
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  
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  
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壻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  
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  
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  
嘉禮也故曰脩五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  
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  
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麇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

劉  
聞人詮校刻  
同校

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筭。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壑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冒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今條續。鴻生鉅儒。銳思綿蕪。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襄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

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  
集繇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  
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  
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  
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  
百卷玄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雉祭天宗謂日月而下  
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  
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  
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  
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圓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  
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  
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  
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稊稂以  
尾鯁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近

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關凡增多二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内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之高宗自爲之序時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參掌其

事又前後博士賀敬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  
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叅定叔  
夏卒後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先天二  
年紹為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  
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為禮儀  
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  
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  
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  
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  
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  
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  
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  
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

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  
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  
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  
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  
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  
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  
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於尚書省安置餘官  
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相出前至  
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  
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褶陪位  
於殿庭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  
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  
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餽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  
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壇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壇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三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



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帝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首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  
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祔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  
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  
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  
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  
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  
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  
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  
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  
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  
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李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

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遷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醺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

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其又以○天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

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圖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圖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即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交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比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

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帝祖元皇今既奉勅依舊祭感帝今改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圖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

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錄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鯨鯢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爲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與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

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已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摠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元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



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上帝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民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

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羲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饗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後垂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饗郊稷不間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別文王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大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

竊惟莫大之孝理當揔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繫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敷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鎔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帝齊尊曜魄等遂合樞闡三葉之宏基開萬代

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  
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  
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爲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  
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爲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  
爲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  
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並以配焉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  
享昊天上帝于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亦依乾封  
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  
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  
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  
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  
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  
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

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執筭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交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訥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晷運未周唯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

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微臣詳攷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詒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群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昊天正南面后土位北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部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部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

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  
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南郊即  
圓丘圓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  
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  
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  
官大司樂圓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迺相矛盾未足可依  
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  
禮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  
同彼常郊使禘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  
得占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  
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謹事  
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  
無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舊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  
之表玄宗卽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爲禮

儀使衛尉少卿韋緇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遵用十二簋簠甑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罍二山壘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壘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遵豆各十簋簠甑俎各一太樽二大明瞭遵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遵豆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遵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壘各遵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遵豆各八簋簠甑俎各一五官每座遵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五方帝五帝



五官禮遠豆之數同于雩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  
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遠豆如圓丘之數神州遠豆  
各四簋簠簋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  
座每座遠豆各二簋簠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遠  
豆簋簠簋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遠豆各十二  
簋簠簋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  
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  
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  
穀於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  
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  
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  
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  
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  
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

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舉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

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頡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頡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

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

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

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會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及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玄

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邠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族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

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  
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  
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  
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冶性也牲用積誠也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  
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  
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  
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  
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德德尊神  
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  
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  
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  
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日加焉其八  
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



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  
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園丘之上爲昊天匹  
曾爲園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  
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  
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衣冕陳軒懸天子決  
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  
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  
晉旣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群雄之中廓清  
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而漢  
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  
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  
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平以前奉詔  
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  
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

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疑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頴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按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不可以爲祖宗

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天地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帝郊祖宗之節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禋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稱禮文叅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兪臣所奏望編爲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

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  
准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  
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  
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文  
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  
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  
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  
數如舊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  
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誠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  
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誠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  
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  
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  
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日迎  
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迎黃靈於中地祭黃帝秋冬各於其

唐志  
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未而祭於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彭祖憑侯緯之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群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唐書志卷第一

按本書紀第十一有錯簡兩節已據沈氏德潛校本改正本卷復有錯簡仍依前例訂正如左

今第六葉前十一行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其又以下原接今第

十二葉前十四行五方帝五帝五官

從祀

今第十二葉前十四行以睿宗配下原接今第十七葉前九行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

今第十七葉前九行百寮會議下原接今第六葉前十一行天是人主之象但殿本於今第六葉前十一行五星所奉矣其又以天是人主之象句脫去矣字其又以天是五字作以其是三字

按殿本考證云五星所奉矣下應接以其是人主之象云云原本以字譌矣下誤接其又以五方帝云云共誤二千三百餘字今查自五方帝至百寮會議實三千五百字

又考證云以睿宗配下應接其五方帝云云原本誤接太常博士獨孤及云云共三千三百餘字今查自太常博士獨孤及至有司之過也祇一千

九十八字

又考證云詔百寮會議下應接太常博士獨孤及云云原本誤接天是人主之象云云共四千二百餘字今查自以其是人主之象至以睿宗配祇四千五百六字

以上三則考證所記字數均與實數不符特爲訂正張元濟識

唐書志卷第二

劉

昉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曰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儀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



用蠶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  
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  
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旣云無四  
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說違  
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  
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觀祭祀皆在廟  
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  
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  
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  
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  
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  
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  
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  
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

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  
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  
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畧求  
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  
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  
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  
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太山  
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  
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  
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  
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  
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  
理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

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韉祠于高禩下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戾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二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

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潁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礼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礼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

年七月二日勅曰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含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揔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蒼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礼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碑門闕等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

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禮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楹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廬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牕檢與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開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

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  
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  
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  
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圜廣四周  
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  
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  
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  
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  
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  
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  
別各安三門施玄閭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  
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珍等請爲五室高宗令  
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  
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

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閭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爲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異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摹自我作古因心旣展情禮獲伸永宣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



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王之儀度室圭躔才紀中  
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毀簫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  
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鈴雍野納祥符於蒼水受靈命於丕山飛沈  
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  
屯雲而鞠旅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  
可以作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  
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  
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  
本構茲一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宇徘徊五間按尚  
書一棊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  
一棊十有二月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旣一時  
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爲陽數二爲陰數合而爲  
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

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牆各  
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  
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  
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今爲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  
徑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爲六律陰爲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  
尺又按周易三爲陽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按漢書  
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三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  
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  
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  
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爲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  
地有十二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  
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䟽陞上擬霄漢之儀下  
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  
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圓以象天故爲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摹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闊一丈三尺所以調茲王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迴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闊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按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闊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象風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

尺按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且柱爲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爲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紀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暮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愆玉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按周易天

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廈藉於群材其上監周迴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玄叶神冊之至數大小節及拱揔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璇曆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揔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與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歷象發明章閏下柳

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  
貞候契至和於昌曆偶神數於休期上栢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  
數有七十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  
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  
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栢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  
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曆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玄奧  
連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當棼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  
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  
六十枚按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曆傍竦  
四字之製遙符六甲之源樺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二十  
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曆之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  
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  
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  
梁三根按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玄

黃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二十六道按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此貞辰分六氣以燮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曆之規無爽大招兩重重別三十六條摠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曆叶數祥風遙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枚所以探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

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蹟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群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撐椳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鸞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曰黃軒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輯瑞總章之號旣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



野用能範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用宗祀之典爰從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庸昧虔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宗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圭邑奧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爲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旣俯邇宮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爲宗祀之所朕乃爲丙巳之地去宮室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展臨人則茅宇土階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

以獲執牘繁虔奉宗廟故也時既公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  
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堂爲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  
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  
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  
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  
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群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  
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  
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  
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  
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天授二年正  
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  
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卽中韋叔夏奏曰  
謹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  
享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

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徃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圓丘庶不煩黷從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相姚璩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

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務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省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自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警懼天誠飭身正事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爲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榮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沔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爲患寔同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幽爲天道顯爲人事

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  
官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  
爲火發旣先從庥主後及總章意將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  
教卽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旣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  
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  
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誠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  
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  
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王帛朝會神  
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旣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  
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  
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憎惶神體克寧豈非  
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  
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憂而爲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  
四墉積陰之氣析之以穰炎災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

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惠可懷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官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曖昧王化無益萬機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主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曹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幸甚幸甚則天尋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展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旣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異州鼎

名武興永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曰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車源揚州  
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咸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  
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  
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  
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  
十餘萬人并仗內太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其  
時又造大儀鍾欽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  
之納言姚璿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光有  
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  
通天宮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聖曆元年正月又  
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壁間  
仁諱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王藻云  
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

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王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下諸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王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王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發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曾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



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  
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  
君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  
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  
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  
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  
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  
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  
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  
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三議亦以爲然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  
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圍水則謂之辟雍異  
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揆受十二月  
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

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王

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

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  
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既  
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  
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  
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  
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  
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  
暨于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摠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  
制度南遷蓋寡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既闕明堂  
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  
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  
命學士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  
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  
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幸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

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諱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公革墜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

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高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群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

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赦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遽加修復况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味彛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鑄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攷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寧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愷

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延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殿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此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然群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詵素往東都毀之詵素以毀拆勞人乃奏請且拆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圓五尺覆以直瓦取其求逸依舊爲乾元殿



唐書志卷第二

唐書志卷第三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禮儀三

封禪之禮自漢光武之後曠世不修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文帝令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等創定儀注至十五年行幸兗州遂於太山之下爲壇設祭如南郊之禮竟不升山而還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群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

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至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略未周太宗勅秘書少監顏思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叅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與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趾預申齊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禪皆克器幣豈嫌華美寔貴精

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王檢式韞靈  
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  
二寸長短闊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  
王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王策肅奉虔誠今王策四枚各長  
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  
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宗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  
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王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  
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  
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  
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  
又議泰山上園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  
介丘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  
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  
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園

唐志三  
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以封牒書藏於其內祀禪之土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時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之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群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陞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今既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詰無益禮義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顏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爲定車駕至

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

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爲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齊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太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群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黃麾半仗於外壝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於太嶽南四里爲圓壇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繩連編玉簡爲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處刻爲五道當封壘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爲金匱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玉匱金匱爲玉壘一枚

方一丈二分文同受命璽封王匱金匱又爲石礧王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王匱礧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礧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一寸五分皆有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緘封泥其檢立於礧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礧隅皆十寸又爲金繩以纏石礧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泥石礧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爲之爲距石十二枚分距礧隅皆再累各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礧隅相應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隨地之宜其玉牒王匱石礧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爲降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壇隨地之宜其玉策王匱石礧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秦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

配皆以公卿克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禋之儀竊焉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既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寔歸於內職况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於至理有系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於遙圖且往代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深爲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蒸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祇肅之懷寔深於明祀但妾早垂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睽羸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展禮之日揔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異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鑒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禋大禮翼聖朝垂則永



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爲亞  
獻諸王大妃爲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  
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  
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克論衡云陽燧取  
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  
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  
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玄注云鑑燧取水火  
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  
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  
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  
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  
自是造之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  
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  
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

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  
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  
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  
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頗乖駁而不論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祈  
穀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甗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裋褐豐爵每事  
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  
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天明席皆以方色內官已下席皆  
以莞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壇如圓丘之儀祭  
訖親封玉策置石礮聚五色土封之圓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  
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  
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  
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群臣如元日  
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初上親享千降禪之壇行初獻之  
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帷帝皆以

錦繡爲之百寮在位瞻望或竊議焉於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觀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爲壇舞鶴臺介丘壇爲萬歲臺降禪壇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尺爲三重壇距外壇三十步內壇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壇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壇飾以五色準封祀壇禪祭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壇之大小準封

祀爲埋垺在壇之未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於行宮之前爲壇宮方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礧爲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邱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邱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於圓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齊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

德冠服當時又令詳求射牛之禮行偉守貞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謁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牢牲摠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爲神岳尊嵩山神爲天中王夫人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啓母少室阿姨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則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改嵩陽縣爲登封縣陽城縣爲告成縣粵三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觀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則天以封禪日爲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皇帝靈妃爲天中皇后夏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王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爲金闕夫人王子晉

號爲昇仙太子仍別爲立廟登封壇南有榑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  
鷄樹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內地玄宗開元十二年文武  
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  
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玄宗謙冲不許中書令  
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  
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固不由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典闕  
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天祚我  
唐武文二后應圖受錄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  
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沐粹精之  
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  
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捐珠  
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  
巡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  
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氲淳風澹泊蠻夷戎狄殊

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瑞朝夕於林籙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賴宗廟之介福敢以眇身顯其克讓是以敬奉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我高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徃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

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氏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藻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旣畢收取王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脩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燂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物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旣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脅唯有三禮賀循旣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



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  
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  
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璜之流柴之所  
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湏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  
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  
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  
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  
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始爲祭  
樂縣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  
並先焚而後祭及玄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叅定儀注臣徐堅康  
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  
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  
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  
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爲燔

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獨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爲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旣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旣已燔矣所以更加駢牲克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

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  
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說執奏曰  
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既先燔  
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  
祭者本以心爲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燎自可  
斷於聖意所至則神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後  
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  
而後燔柴庠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  
條其略曰舊禮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  
而尊神故能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  
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禮按周禮  
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替裸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  
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  
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爲之惠帝時

閎儒爲之留侯子辟強年十五爲之至後漢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闇  
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  
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  
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  
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  
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  
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御爲  
上儻況天人之祭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  
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  
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  
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  
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  
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  
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

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踈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今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秘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王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玄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

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玄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玄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玄宗因問王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王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王牒出示百寮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惟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

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  
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  
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  
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礧玉牒王策刻玉填  
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東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  
王匱於礧中金泥礧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壇積柴  
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群臣稱萬歲傳呼下山下聲動天地山下  
壇祀群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  
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御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  
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  
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  
未聞陛下又思愼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  
蘇頌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  
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

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  
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  
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  
往斯須而達夜中烽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  
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  
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群臣並集于  
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憧憧上達內外歡譟玄宗自  
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  
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  
色雲見日重輪藏王策於石礪如封壇之儀壬辰玄宗御朝觀之帳  
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  
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  
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  
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



賢王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狔柯烏澣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  
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  
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  
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  
天地之靈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繼舊服  
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弘我烈聖  
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  
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  
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數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  
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  
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邁東土柴  
告岱岳精意上達眎嚮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  
配之誠獲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  
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逮下

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祠神玄宗製紀太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之上其辭曰朕宅内有十載顧惟不德愍于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心之浩盪若涉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辭僉謀唱余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于告天天符旣至人望旣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雪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塲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

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親辭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群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曰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敝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忘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給上天其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

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璧刻金石異後人之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已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樹太公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舊勲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王秦災風雨漢汗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德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

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鉉開鑿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唐書志卷第三

唐書志卷第四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綸同校

禮儀四

武德貞觀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歲立春之日祀青帝於東郊帝安  
義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帝神農氏配祝  
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帝軒轅配后土  
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帝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每郊帝及  
配座用方色犢各一邊豆各四簠簋各二饗俎各一勾芒巳下五星  
及三辰七宿每宿及牲用少牢每座邊豆簠簋饗俎各一孟夏之月  
龍星見雩五方上帝於雩壇五帝配於社官從祀於下牲用方色犢  
十邊豆巳下如郊祭之數帝嚳配祭於頓丘唐堯契配祭於平陽虞  
舜咎繇配祭於河東夏禹伯益配祭於安邑殷湯伊尹配祭於偃師

周文王太公配祭於豐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於鎬漢高祖蕭酈祭於長陵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州長官有故遣上佐行事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兗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黑籩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春分朝日於國城之東秋分夕月於國城之西各用方色犢一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孟春吉亥祭帝社於籍田天子親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公桑皇后親桑並用太牢籩豆各九將蠶日內侍省預奉移所司所事諸祭祀卜日皆先卜上旬不吉次卜中旬下旬筮日亦如之其先蠶一祭節

氣若晚即於節氣後取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一簋豆各二簋簋各一季冬晦堂贈饌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雞一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簋豆各二簋簋各一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籩豆各二簋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季冬寅蠲祭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簋餼俎各一神農氏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各四簋簋餼俎各一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當方不熟者則闕之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五方之丘陵墳衍原隰五方之鱗羽羸毛介五方之水墉坊郵表畷五方之猫於菟及龍麟朱



鳥白虎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各座籩豆簠簋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祭之日祭五方井泉於山澤之下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顯慶中更定籩豆之數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京師孟夏以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齊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祀若霖雨不已禁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禁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二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禁城門其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禁一祈皆準京式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

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籍田頌以美之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則天時改籍田壇爲先農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等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社在籍田詩之載芣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已後刪定改爲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其祭先農然先農改爲帝社壇仍準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爲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

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籍禮畢大赦改元玄宗開元二十

三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請行籍田之禮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禮畢輦還齊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絃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勾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玄宗以祀所隘狹始移於渼水之東面而位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爲一小壇在青帝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寮拜賀稱慶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於九宮之神兼行籍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輶而入壇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彫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啓候爰事典章况緝轅縹軛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政所疵請言思之良用歎息豈

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即別改造庶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巳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肅宗寃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旣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巳下耕畢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之開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韋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視日玄宗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案命韋縉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座而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肅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叅官五品巳下正員並升殿預坐而聽之舊儀嶽瀆巳下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嶽視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臣愚以爲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巳下請依舊儀五嶽巳下署而不拜制可從之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

之文顯慶二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請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下亦在祠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鄴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詔曰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克奠祀二十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明衣絹布並祀前五日預給丁酉詔自今已後有大祭宜著丞相特進開府少保少傅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天寶六載正月詔三

皇五帝於京城置令丞七載五月詔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廟官歷代帝王肇跡之處德業可稱者忠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宇晉陽真人等並追贈得道昇仙處度道士永修香火九載九月處士崔昌上大唐五行應運曆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請國家承周漢以周隋爲閏十一月勅唐承漢後其周武王漢高祖同置一廟并官吏十二載九月以魏周隋依舊爲二王後封韓公介鄴公等依舊五廟天寶六載正月詔大祭祀駢犢量減其數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制以歲儉停中小祠享祭至其年仲秋復祠文宣於太學永泰二年春夏累月亢旱詔大臣裴冕等十餘人分祭川瀆以祈雨禮儀使右常侍于休烈請依舊祠風伯雨師於國門舊壇復爲中祠從之高祖武德二年國子立周公孔子廟七年二月巳酉詔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明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申送量其老品並即配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丁酉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

有學業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及罷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哲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哲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陳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摠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

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為主敬宗等又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即摠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罇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今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有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各刺史縣令親獻王祭望準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令以爲永則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依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



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以孔子爲先聖二年廢書筭律學龍朔二年正月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助教博士四門生三百員四門俊士二百員二月復置律及書筭學三年以書隸蘭臺筭隸秘閣局律隸詳刑寺乾封元年正月高宗東封還次鄒縣頻祭宣父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則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爲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子以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謚曰文宣睿宗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開元七年十月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之禮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爲常式二十四年三

月始移貢舉遣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傳禮記通五及第二十  
五年三月勅明經自今已後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  
已上仍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進士停帖小經宜準明  
經例試大經帖十通四然後試雜文及策訖封所試雜文及策送中  
書門下詳覆二十六年正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  
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  
得舉人亦聽預焉其日祀先聖已下如釋奠之禮青宮五品已下及  
朝集使就監觀禮遂爲常式每年行之至今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  
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令其像立侍配享合座  
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  
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  
堂圖形于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  
受經於夫子聖準二十二賢預饗勅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  
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書七十子及二

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于石閔損已下令  
當朝文士分爲之贊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  
孰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  
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  
歟鳴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  
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  
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聞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  
於師資旣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稱先聖可  
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速擇日并撰  
儀注進其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可謂  
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  
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坐豈如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  
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准

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  
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充  
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  
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  
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  
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  
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  
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內出王者  
袞冕之服以衣之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  
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儀公卿已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  
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是始用宮懸之樂春秋二仲上令三公攝行  
事天寶元年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  
業博士助教各一人秩同大學士十二載七月詔天下舉人不得克鄉  
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歲察秀才孝廉

取鄉間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委有祠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國子學道舉亦宜準此因楊綰之請也詔下朝臣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請依綰奏有司奏曰竊以今年舉人等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舊業舉試者亦聽明年已後一依新勅後綰議竟不行自至德後兵革未息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堂墉頽壞常借兵健居止至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崇儒尚學以正風教乃王化之本也其月二十九日勅曰理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徒國之貴遊固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兼復揚于王廷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實于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體尤重儒術先王大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難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

縣寧文武兼備方授文而講藝俾釋菜而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寢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櫟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sub>策</sub>六軍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業重竈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爲師範者京學生員數多少所集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學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作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及二月朔上丁釋奠蕭昕又奏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就國子學聽講論賜錢五百貫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日此禮久廢一朝能舉八月國子學成祠堂論堂六館院及官吏所居廳宇用錢四萬貫拆曲江亭子瓦木助之四日釋奠宰相常參官軍將盡會於

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論堂畫周易鏡圖  
自至德二年收兩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懸之樂雖郊廟大  
祭祇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恩知監事廟庭乃  
具宮懸之樂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雜伎竟日而罷二十五日詔  
曰古者設官分土所以崇德報功惣內署之綱事密於清禁弘上庠  
之教德潤於鴻業賦開千乘禮序九賓必資兼濟之能用協至公之  
選開府儀同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仍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  
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廐使內弓箭庫使知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  
翊郡開國公魚朝恩溫良恭儉寬柔簡廉長才博達敏識高妙學究  
儒玄之秘謀窮遁甲之精百行資身一心奉上自王室多故雲雷經  
始五原之北弘先啓行三河之表爰整其旅成師必勝每合於韜鈴  
料敵無遺可徵於著蔡關洛既定幽燕復開海外有截厥功惟茂歷  
事三聖始終竭力頃東都扈蹕釋位勤王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  
助我甲令先書社稷之衛邦家是賴及邊陲罷警戎務解嚴方獎勵

於易象才兼文武所謂勲賢亦既任能斯焉命賞宜膺朝典式副公議可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克鴻臚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書門下官諸司常參官六軍軍將送上京兆府造食

內教坊音樂竿木渾脫羅列於論

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務宰相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辭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樂中使送酒及茶菓賜兄宴樂竟日而罷元載奏狀又使中使宣勅云朝恩既辭不止但任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軍將已下子弟三百餘人皆衣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學生之費俄又請青苗頭取一百文資課以供費同舊例兩京國子監生二千餘人弘文館崇文館崇玄館學生皆廩飼之十五載上都失守此事廢絕乾元元年以兵革未息又詔罷州縣學生以俟豐歲

則天垂拱五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僞造瑞石於洛水獻之其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於是號其石爲寶圖賜百官宴樂賜物有



唐志四  
老授同泰爲游擊將軍其年五月下制欲親拜洛受寶圖先有事於  
南郊告謝昊天上帝令諸州都督刺史并諸親並以拜洛前十日集  
神都於是則天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大赦天下改寶圖爲天授聖圖  
洛水爲永昌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享齋於四瀆所出  
處號曰聖圖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又以嵩山與洛水接近因改嵩山  
爲神嶽授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天中王禁斷剪牧其天中王及  
顯聖侯並爲置廟又先於汜水得瑞石因改汜水縣爲廣武縣至其  
年十二月則天親拜洛受圖爲壇於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  
從内外文武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於壇前  
文物鹵簿自有唐已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禮畢即日還宮神都父  
老勒碑於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  
上言曰則天皇后拜洛受圖壇及碑文云垂拱五年唐同泰得石文  
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之所建因改元爲永昌仍置永昌縣縣既尋  
廢同泰亦已貶官唯碑壇獨立準天樞頌臺之例不可更留始令所

司毀之其顯聖侯廟亦尋毀拆

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  
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  
送至閩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樓  
觀之側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叅軍田同秀稱於京求昌街  
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  
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籙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  
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  
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拊玄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玄  
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  
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列子爲冲虛  
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玄元廟各置令  
一人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桃林縣改爲靈  
寶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崇文習道德經七月隴西李氏燬煌

姑臧絳郡武陽四房隸於宗正寺九月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廟天下準此十月改新豐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新作長生殿改爲集靈臺二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三月壬子親謁玄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置廟尊臯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州爲紫極宮九月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及太后廟亦並改爲宮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七載二月於大同殿修功德殿王芝兩莖生於柱礎上五月玄宗御興慶殿授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見於朝元閣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昭應山神爲玄德公立祠宇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聖容又採白石爲玄宗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皆依王

者衮冕之服繒綵珠玉爲之又於像設東刻白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爲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貶盡毀瘞之八載六月王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閏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宮加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號並加大聖字皇后並加順聖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後每至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所管華陽縣改爲眞符縣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眞符王芝觀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張鈞王儒常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十一月制承前宗廟皆稱告享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宗廟改爲朝獻有

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陵有司行事爲拜陵應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表其郊天后土及享祠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十載正月有事于南郊於壇所大赦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乃赴清齋所汾陰后土之祀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玄宗開元十年將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還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爲主郊享泰尊以通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陰位也將以昭報靈祇克崇嚴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時定后土於汾陰遺廟嶷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爲人求福以輔昇平今此神符應於嘉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準式先是睢上有后土祠嘗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又於祠堂院外設壇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獲寶鼎三枚以

獻十一年二月上親祠于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汾陰爲寶鼎  
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寧王憲已下頒賜各有差二十年車駕又從東  
都幸太原還京中書令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祠后土爲祈穀自是  
神明昭格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雒上前後數  
四伏請準舊祀后土行賽之禮上從之其年十一月至寶鼎又親祠  
以申賽謝禮畢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其文開元二十四  
年七月乙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寶三年有術  
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  
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  
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  
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  
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  
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天地神祇玄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  
爲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

乾元之後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礼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其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礼官詳議與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

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異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

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礼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已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老宰臣入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老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與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礼院奏準監察御史閔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祇稱崇飾舊壇務於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礼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觀既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况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承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隆典伏見太和



三年礼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元星露寢太帝常居始由道輿變通之迹又天皇帝其精曜魄寶益萬神之秘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玄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泰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地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尚難於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

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擬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  
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徃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  
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庇羣生豈患無文恩福  
黔黎持申嚴奉誠聖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  
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  
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  
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  
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  
星天内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  
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  
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  
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  
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  
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

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園亭育有助昌時以此  
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  
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撫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  
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繫賴於敷祐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  
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  
用犢祝版御署稱祠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  
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  
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猷屈尊  
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  
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大祠自  
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  
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  
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  
禮也叅之日月旣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

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老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

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九日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將親祠祭壇成而止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封清源公江瀆封廣源公淮瀆封長源公十載正月四海並封爲王遣國子祭酒嗣吳王祗祭東嶽天齊王太子家令嗣魯王宇祭南嶽司天王秘書監崔秀祭中嶽司天王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嶽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安天王衛尉少卿李幹祭江瀆廣源公京兆少尹韋恒祭河瀆靈源公太

子諭德柳偁祭淮瀆長源公河南少尹盧回祭濟瀆清源公太子  
率更令嗣道王鍊祭沂山東安公吳郡太守趙居貞祭會稽山永興  
公大理少卿李積祭吳嶽山成德公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  
聖公范陽司馬畢炕祭醫無閭山廣寧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  
德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廣  
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取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玄  
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  
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鍊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王造  
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肅宗至德二年春在鳳翔改汧陽  
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及上元年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  
爲華山華山爲泰山華州爲泰州華陽縣爲太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則天長安三年今天下諸州宜教人武藝每年準明經進貢例申奏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漢留侯張良配饗天寶  
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拜將帥亦告太公廟至肅宗

上元二年閏四月又尊爲武成王選歷代良將爲十哲高宗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有事於先蠶玄宗天寶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祀先蠶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巳巳皇后張氏祠先蠶於苑內外命婦同採焉舊儀大祭祀宮懸軒懸奏於庭登歌於堂上自至德二年剋復兩京後樂工不備時又艱食諸壇廟祭享空有登歌無壇下庭中樂及二舞舊儀凡祭享有司行事則太尉奠瓚幣司徒捧俎司空掃除太尉初獻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自上元後南郊九宮祥壇太廟備此五官餘即太常卿攝司空光祿卿攝司徒貴省於事舊儀有協律郎立於阼階上麾竿以節樂今無協律之位舊儀光祿欲爲祭饌將陽燧望日取火謂之明火太牢皆棧飼於廬犧署以至克膺臨祭視其克瘠謂之省牲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圓丘方澤依恒存一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豕各三餘祭盡隨事辦供以備禮明火棧飼之禮亦不暇矣

唐書志卷第四

唐書志卷第五

禮儀五

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後以辰日臘  
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時享  
之日修七祀於太廟西門內之道南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  
行以冬中霤則於季夏迎氣日祀之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所司先  
送太常與尚食相知簡擇精好者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  
卿奉薦於太廟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  
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  
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  
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  
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  
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可貴臣可以濫主  
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  
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  
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  
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  
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  
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  
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廢上依晉宋傍愜人  
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  
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垂闕里學滅秦庭儒雅

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彛則臣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寔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憲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

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  
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寔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請依晉宋故  
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  
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  
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  
尚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  
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晉博士范  
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事無  
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  
準量去桃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  
其基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  
方諸舊儀情實可知弘農府君廟遠親敘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  
叅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為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  
太宗文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於太廟

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  
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  
尋又令所司議立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希旨請  
立崇先廟為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臣  
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蓋  
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禮違古而擅裁儀制也今周  
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  
而七降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寔崇宗社之尊帝業弘其實  
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過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  
太后親承顧託憂勤黎庶納孝慈之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  
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  
臣之愚直並依正禮周悰之請實乖古儀則天由是且止天授二年  
則天既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  
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

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禮又改西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萬歲登封元年臘月封嵩山迴親謁太廟明年七月又改京崇尊廟為太廟仍改太廟署為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聖曆二年四月又親祀太廟曲赦東都城內中宗即位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五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之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太  
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  
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  
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  
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葉重  
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  
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  
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  
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  
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  
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  
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  
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  
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

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禹始封湯武之興祚由  
稷禹故以稷禹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  
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王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  
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  
邲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  
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  
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禘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  
之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禘祖宗故  
事所宜回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  
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  
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  
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  
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  
惟新宜慎禮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準勅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

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云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軌詳探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禹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絲漢除秦項力不回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闡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



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枋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公理難  
變華宣皇旣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  
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  
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定  
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  
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至制三昭三穆不合量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  
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為  
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太祖元皇帝  
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  
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二年駕還京師太廟自是亦  
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尊廟明年二月復令崇恩廟一依天授時享  
祭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特令武氏  
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奏言太廟齋郎承前只七  
品已下子今崇恩廟齋郎旣取五品子即太廟齋郎作何等級上曰

太廟齋郎亦準崇恩廟置孚奏曰崇恩廟為太廟之臣太廟為崇恩廟之君以臣準君猶為僭逆以君準臣天下疑懼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願無惑邪言以為亂始其事乃寢崇恩廟至睿宗踐祚乃廢毀之景雲元年冬將葬中宗孝和皇帝於定陵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特令遷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叙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制從之及既葬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神主於太廟其義宗即於東都從善里建廟享祀時又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親

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祭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以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長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又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

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妣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秦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是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羲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時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表曰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太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曰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開政體復題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曰除聖

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詔從之時既別造義宗廟將作大匠  
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師古之  
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固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  
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于不毀祖宗之義不  
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  
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定務  
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為廟稱從之五年正月玄宗將行  
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乃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玄宗素服避正殿輟  
朝三日親謁神主于太極殿而後發幸東都乃勅有司修太廟明年廟  
成玄宗還京行親祔之禮時有司撰儀注以拊祭之日車駕發宮中  
玄宗謂宋璟蘇頌曰祭必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

宮又以質明行事縱使侵星而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即安正殿情所不敢宜於廟所設齋宮五日起行宮宿齋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環等稱聖情深至請即奉行詔有司改定儀注景雲中玄宗自齋宮步詣太廟入自東門就立位樂奏九成昇自阼階行裸獻之禮至睿宗室俯伏鳴咽侍臣莫不流涕有河南府人孫平子詣闕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統不合遷於別廟玄宗令宰相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太常博士蘇題等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引咸有經據猷等不能屈時蘇題知政事以猷是其從祖之兄頗黨助之平子之議竟不得行平子論竟不已遂謫平子為唐州都城尉仍差使領送至任不許東西平子之任尋卒時雖貶平子議者深以其言為是至十年正月下制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曰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為本取舍以適會為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乎宗廟國家握紀命曆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繼明七代可以觀

德朕嗣守丕業祇奉睿圖聿懷昭事罔不卹祀嘗覽古典詢諸舊制  
逮則夏殷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一固嚴敬之無二朕以  
爲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人順也是知朕率於禮緣  
於情或教以道存或禮從時變將曰宜以創制豈沿古而限今況思  
以降殺而踈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求言孝思情  
所未足享嘗則止豈愛崇而禮備有禱而祭非德盛而流永其桃室  
宜列爲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桃廟以貌存宗猶尊立俾四時式  
薦不間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  
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又兄弟繼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猶  
居別處詳求故實當宁不安移就正廟用章大典仍創立九室宜令所  
司擇日啓告移遷十一年春玄宗還京師下制曰崇建宗廟禮之大  
者聿追孝饗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親無遷序求惟嚴配致用蠲潔  
棟宇式崇裸奠斯授顧茲薄德獲承裡祀不躬不親曷展誠敬宜用  
八月十九日祇見九室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

帝為懿祖并還中宗神主於太廟及將親祔會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師中宗舊廟便毀拆之東都舊廟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從善里孝敬舊廟亦令毀拆二十一年玄宗又特令遷肅明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仍以舊儀坤廟為肅明觀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祔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祔萬業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信讒



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曰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求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湮等請遷高宗神主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於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

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桃高宗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主焉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諫者以則天

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諭也昔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為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桃之後即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穆三昭之外準禮合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桃中

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之位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盖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曰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於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荅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前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齟齬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大行廟號不

宜稱祖宜稱宗從之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桃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桃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

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之會昌元年六月制曰朕近回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闕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壺莫偕況誕我聖君續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從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與

閔僖當同西北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燬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按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為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遠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

四者添置廟之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穆簡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大儒通曉觀與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叅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群疑之杓指俾回心廣孝求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叅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涯等奏議曰夫禮經垂則莫重於嚴配必叅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



從之大中三年十一月制追尊憲宗順宗諡號事下有司太常博士  
李稠奏請別造憲宗順宗神主改題新諡上疑其事詔都省集議右  
司郎中楊發都官員外郎劉彥模等奏考尋故事無別造神主改題  
之例事在楊發傳時宰臣奏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  
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  
題則為通久依之黃巢犯長安僖宗避狄於成都府中和元年夏四  
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太常卿牛叢與儒者  
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  
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  
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  
乂虞部員外郎李皓建議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  
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  
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拊行

廟

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等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鄠縣爲賊所劫神主法物皆遺失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禮例脩奉者禮院獻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竊循故事比附叅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蒼黃伏緣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則將廻鑾輅皆舉典章清

廟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勅命所司叅詳典禮修奉勅曰朕以京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烝嘗廢闕敬備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也貞獻皇太

后韋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垂戾之甚臣竊寃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

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祔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祔袷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祔袷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仁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祔袷於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祔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祔袷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

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禘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禘於別廟爲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案睿宗親盡已禘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祫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悞也三太后廟若親盡合祫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迫不可遽改且依行之於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禮者譏其太謬至今未正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去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德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過祭詳窺

王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然尚爲苟且罪不容誅仍勅脩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德尊謚爲孝君臣嚴敬有司慎恪是歲還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曰伏聞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饗太祖景皇帝已下群主準貞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準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

於後遍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  
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旼李潼檢討官王皞修  
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  
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皇帝是  
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  
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  
乞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僖宗自興元還京夏四月將行禘  
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祔興聖德明廟  
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  
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  
穆甚遠可依晉韋弘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寮都省會議禮  
部員外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  
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爲遐遠徵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  
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



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劉累梁魏則近有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  
號追于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爲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  
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爲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  
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理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  
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叅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  
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爲帝而以  
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  
秋左氏傳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  
毀宜致天災烱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  
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弘屋朽乃已之議頗爲明據深  
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奉勅敬依典禮付所司開  
元二十三年正月制以邁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  
具奏太常卿韋縉請宗廟之奠每室邁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獻酒  
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準此

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享有體薦饌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酒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即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

我必以芟及卒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其言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何必師古簋簠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箏篴笛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嘗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

過藹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汚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冗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二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罇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

改易於是宰臣等具汚述等議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奏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菓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玄宗令用餽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帝依行焉。後漢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已永平元年乃率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親奉先后陰氏粧奩篋笥悲慟左右侍臣莫不嗚咽梁武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爲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爲隤武帝即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雲陰覆陵上食頃方減梁主著單衣介幘設次而拜望陵流哭淚之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時而水流香潔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門爲三闕園陵職司並賜一級奉辭諸陵哭踴而拜周太祖文帝葬于成陵其子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謁于成陵高祖神堯葬于獻陵貞觀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獻陵先是

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皇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號哽咽百辟哀慟是時雪益甚寒風暴起有蒼雲出於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禮畢皇帝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北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雲氣歇滅天色開霽觀者竊議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三原縣及從官衛士等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皆釋其罪免民二年租賦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寡孤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宿衛陵邑中郎將士齋員及三原令以下各賜爵一級丁未至自獻陵已酉朝于太極殿庚子會群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親謁橋陵皇帝望陵涕泣左右並哀感進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陵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衛曲赦縣內大辟罪已下戊戌謁定陵已亥謁獻

陵壬寅謁昭陵已巳謁乾陵戊申車駕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左降官移近處百姓無出今年地稅之半每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陵寢皇帝初至橋陵質明栢樹甘露降曙後祥煙遍空皇帝謁昭陵陪葬功臣盡來受饗風吹颼颼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寮皆聞先聖嘆息功臣蹈舞之聲皆以爲至孝所感天寶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十三載改昭獻乾定橋五陵署爲臺其署令改爲臺令加舊一級

唐書志卷第五